

一夜之间,《浙世界那么多人》刷屏了。

12月15日中午,穿着防护服的陈辉珍也听了这首歌,内心被击中了,但她来不及分享感受。

过去10天,身为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陈辉珍就像个陀螺,没法停下来。

和陈辉珍一样忙到两脚不沾地的,还有今年32岁的伍亚玲。刚刚考进萧山区新塘街道广泽社区的她,是一名新手社工。12月9日,伍亚玲被抽调,成为新塘街道疫情防控指挥中心的一名流调转码工作人员,每天要接数千个电话。

还有驻守隔离酒店的医生来俞峰、杭州环境集团涉疫垃圾清运队的司机……以及很多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人们都在抗疫一线,在流调、转运、封控等各个阵地上拼尽全力,守着“浙世界”。钱江晚报·小时新闻用一个个人物图谱,记录下他们的日常,刻画下浙江人抗疫的样子。

提前上岗的杭州流调转码女社工伍亚玲:

一天要打十几个小时电话 很累但觉得很充实

左手拿话筒,右手拿笔 这是她全天忙碌不变的姿势

本报记者 章然

瘫在椅子上,脑袋里嗡嗡的,发呆放空是伍亚玲最近下班后唯一能做的事。

伍亚玲今年32岁,年底刚刚考进萧山区新塘街道广泽社区成为一名社工。

12月9日,伍亚玲被抽调成为新塘街道疫情防控指挥中心一名流调转码工作人员。

左手接电话,右手记要点,一天下来,她的喉咙经常是嘶哑的,但“能为抗疫尽一份力,都是应该的”。

流调信息怎么来的?一个个电话问出来的。

伍亚玲进入流调转码工作后,精神高度集中。

每天早上8点,伍亚玲会收到来自公安系统关于新塘街道的疑似风险人员信息,总数大约千条。一旦有突发新增状况,又会增加几百个疑似风险信息。

左手拿话筒,右手拿笔,伍亚玲就进入作战状态:一个个拨打电话,照例会先说明来意,先问明住址,最近去过什么地方,是否有去过中高风险地区,去过的话,几点去的,几点走的。

每一个要点,伍亚玲先用笔在纸上做好记录,流调要点,关键是时间点和住址,要精确到小区几幢。

电话问完流调信息后,统一录入电脑后台系统,实时更新数据。



“最常见的就是对方会问‘你为啥要知道我们家住址’,我们会解释一下,但一定坚持要了解信息。”伍亚玲说,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配合的。

还有人会等流调电话等到深夜。“有一次半夜11点58分打过去,对方说一直在等电话,等一天了,因为发现自己的轨迹和确诊病例有重合,不敢乱跑,一直在房间里等。”这一切,都让忙碌一天的新手社工伍亚玲有些感动,“是那种众志成城抗疫的感觉。”

拨打流调电话之外,红黄码申请转码的诉求也在增多。“市民如果发现是红黄码,首先要去当地村社报备自身的行程,然后在家等电话。”红黄码的信息,也会第一时间从大数据系统里给到伍亚玲。伍亚玲同样要一个个主动打电话过去问。她所在的团队有20人左右。

“这几天,大家都很辛苦。早上8点开始,凌晨1-2点还会在群里回复信息,第二天8点照常上班。”伍亚玲说,吃饭、喝水的时间都减少了。

一天下来,一直接听电话的左耳,几乎感觉不是自己的了,一直举着电话的左手酸痛无比。由于不停说话,喉咙也哑了。

“这阵子也没有时间管女儿,把女儿托给别人照看,得等我程序员的老公回来帮忙。”伍亚玲说,老公很支持她:“这些天真的是顾不上家里,多亏有他。”

累是真的累,但伍亚玲也觉得做得挺有劲。为什么?伍亚玲想了想说,“之前一直是国家保护我们,现在轮到我们每个人出力了,能够为抗疫出点力,累不算什么。”

杭州发热门诊女医生陈辉珍:

每天采样是之前的4倍,已连续工作10天

妈妈热的饭菜,老公削的水果 是她半夜回家最大的慰藉

本报记者 杨茜 通讯员 徐允佳

杭州市中医院丁桥院区,做核酸检测的市民队伍排得很长。身为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陈辉珍站在了风险最高的岗位上——发热门诊。

她所在的科室,医生们从20多岁到50多岁。每天都目睹着他们的脱下防护服的疲惫面容,但也看到了他们的努力和坚持。在这拼搏的过程中,更让她感动的是来自医院和家庭的小温暖。

这波疫情前,发热门诊每天的核酸检测人数近300人。最近这几天,门诊采样量差不多是原来的四倍。”陈辉珍说。和普通核酸检测不同的是,到发热门诊的所有患者,都需要进行细致的流调。

“接待一名患者所需的时间就会比较长。”陈辉珍说。偶尔有些不耐烦的患者觉得这工作“太细致”,也会有怨言。陈辉珍只能耐心解释。

来做核酸检测的人中,不乏情绪烦躁、焦虑的,这个时候安抚也很重要。“现在杭州的防疫工作还是很及时严格的,也请大家放心。”陈辉珍努力给患者信心。

医生办公室里,常常会有些小零食。这些都是医院工会送来的“爱的能量”,有牛奶、巧克力、牛肉干、饼干、润喉糖等各种美食。

陈辉珍和护士长也常常去医院小超市“补货”。“吃饭不

规律,有时候就吃点零食垫垫肚子。”

这些日子,医务人员几乎都是连轴转。“中间只有吃饭和上卫生间的时间,是自己的吧。”陈辉珍说,中途脱下防护服,赶紧扒两口饭,上个卫生间,疏松一下筋骨,然后重新套上防护服,继续战斗。

陈辉珍真是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排队人太多,她就去维持秩序,帮忙做流调;采样医生要上卫生间,她就暂时顶上做采样;大厅里的答疑和安抚工作她也要去做。

“检测的工作大部分都在我们科室,我们一点都不敢松懈。”

害怕吗?陈辉珍摇了摇头:“我们的装备都是做了密闭性检测的,有效的防护措施都在做,我自己一点都不担心。再说经历过去年的疫情,就不会害怕。”

她所在的科室,医生们小到20多岁大到53岁,全员上岗。看到大家卸下装备的那一刻,每个人脸上的疲惫,盖也盖不住:脸上全是戴口罩留下的印子,脱下手套的手也是皱巴巴的。偶尔,他们也苦中作乐。“这几天不是有只上了热搜的‘网红螃蟹’嘛,大家谈论这个的时候,乐坏了。”

当然,最让他们开心的还是“杭州零报告”的到来,大家都在一起期盼和等待。

陈辉珍的家距离医院17公里,每天早上8点到医院,晚上九十点到家。妈妈热的饭菜,老公削的水果,是留给她的最大慰藉。

“这一场仗,杭州会必胜的。我们必胜。”陈辉珍说。

